

晓明

★
著

最后一战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晓明

★
著

最后一战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战 / 晓明著.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75-3394-1

I. ①最… II. ①晓…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9012 号

最后一站

著 者 : 晓 明

责任编辑 : 吴 晶 黄 鲁

出版发行 :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55

网 址 : <http://www.hwcb.com.cn>

投稿邮箱 : hwcb@126.com

电 话 : 010-58336193 010-5833623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16

印 张 : 15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75-33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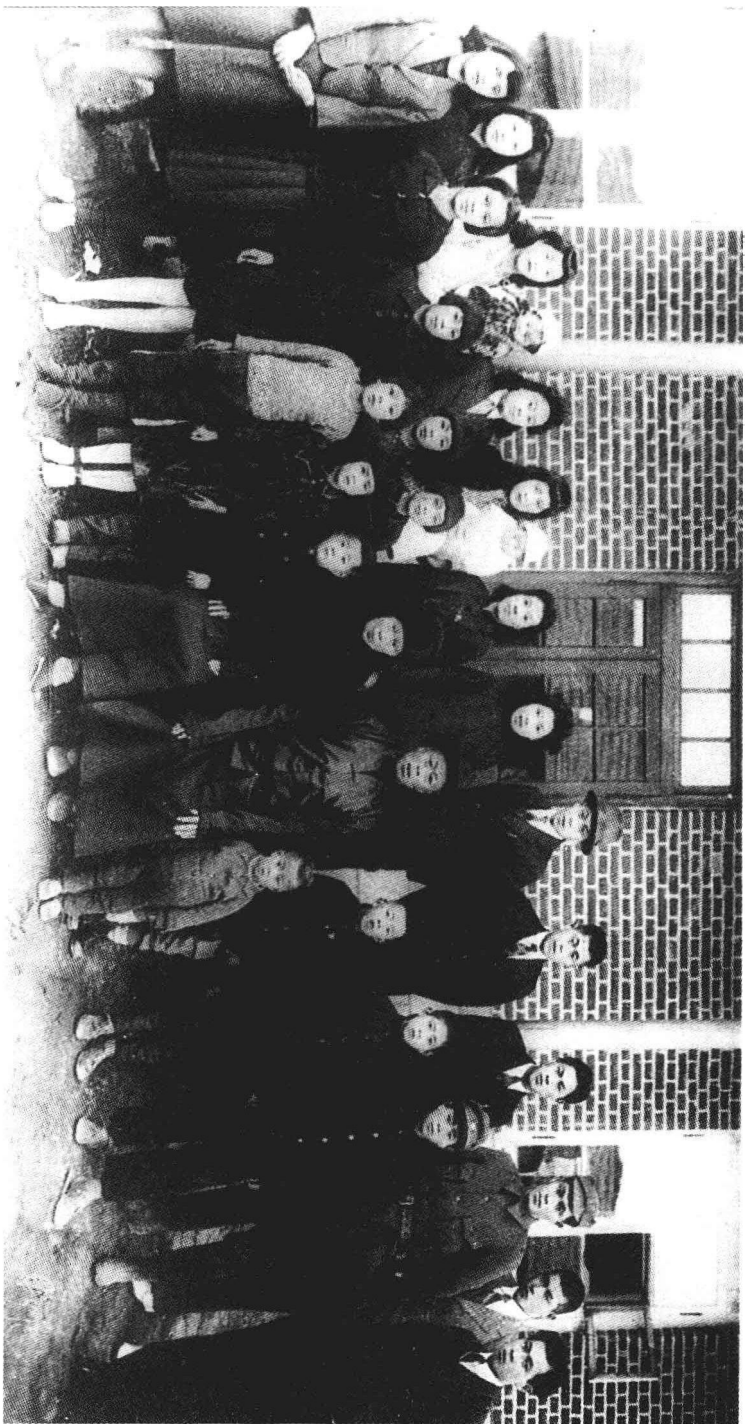
定 价 : 29.80 元



刘忠德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中宣部
副部长、国务院秘书长
付



刘忠德十五岁时



前排右一起为：刘忠德、刘忠恕、刘忠诚、刘忠铁、刘仲
前排左一起为：刘玉珍、刘淑珍、刘宝珍
后排右起为：刘学信、刘亚夫、刘甄森、刘学智、刘学义、刘学仁



左一：通化专员公署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公安局局长刘甄森
左二：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建云



刘甄森
一九四六年



三十八军老政委中将、
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
地委书记、



刘升

序

我生于吉林省集安市（原辑安县），集安是我的家乡，集安是县级市，行政上隶属于地级市通化，因此，通化市也是我的家乡。

我的爷爷刘升十五岁从山东蓬莱老家闯关东落户在吉林省集安市。

我三叔刘甄森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我国东三省以后，不愿做亡国奴，离家出走，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刘甄森是家乡最早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之一，对家乡的解放和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是有功的！也是我和我们刘家两代人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最后一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民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争取解放的最后一战。这次战斗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斗争，反映出共产党人的核心作用和英勇表现。

我的外甥陈学军（晓明）在澳大利亚根据史实写了一部很好的作品，我和我的家人读后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刘忠德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秘书长）

付

2010年11月16日

透过带十字坐标的狙击步枪瞄准具镜头——一个身披伪装网的日本士兵的眼睛看见的是秋叶的鲜红色在微微晃动，他正在缓缓地把镜头向前移动并往上方抬起，光线变得越发的明亮了，眼前有几片秋叶的黄色与棕色掺杂着闪过。

一只有着蓬松尾巴的松鼠正在布满鱼鳞状树皮的松树上灵活地攀爬着，突然，它在一枝细长的树枝上停下来。只见它用两只后腿站起身，那两只圆鼓鼓黑亮的眼睛东瞧瞧西看看，接着，它机警地耸起那对长着尖毛的耳朵，聆听到了什么声音。

它的耳朵听得见近处各种虫儿鸟儿的鸣叫声，但远处隐约传来的是一种它不熟悉的声音，这其实是一架飞机引擎的轰鸣声。

声音越来越近，已经可以分辨出飞机在朝这个方向飞来了。

那支日本一九三二年制的九九式狙击步枪的枪管终于伸出了阴暗茂密的树丛。刹那间，镜头里一片白晃晃的，天空中耀眼的阳光直刺入眼。持枪的日本士兵把瞄准具的角度略微放低了些，他眼前呈现出的是一片开阔的山谷。山谷两边的山坡上是披着层层绚丽秋叶的树林，在山坡地阴面和低处的枝叶上已经覆盖上了初冬落下的第一层白雪，一座座山峦起伏好似一幅泼墨中国画似的向远方淡淡地逶迤而去。

伴随着传来的隆隆马达声，一架涂有显眼的橘黄色的日本九九式双座高级教练机沿着山谷飞来。飞机由远及近，漆在机身上的日本红色太阳徽记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当瞄准镜再仔细观察时，却发现一个用黑色油漆写成的顶天立地的中国的中字正好竖立在红色的太阳徽记的中央。

坐在那架九九式教练机前面学员舱里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学员。今天是他跟随教官第一次坐在飞机上在天空中翱翔。此刻的他睁大两眼，眼望着天地间的壮丽景色扑面而来，他的脸上洋溢出了又紧张又兴奋的神情。

这架日本空军的飞机现在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自卫军。

日本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宣布投降诏书后，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的代表于美军“密苏里”战列舰上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九月四日，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团奉命开进锦州市，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唐凯部接收锦州，九月六日，曾克林率部抵达沈阳。同日，东北抗联李兆麟率部进入哈尔滨，金光侠率部进入牡丹江，王效明率部进入吉林市。九月八日，周保中率部飞抵长春。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命令从山东军区调四个师两三万人火速向山东挺进。九月十七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命令到达东北的部队统一称为“东北民主自卫军”进行公开活动。

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各机关迅速地接收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敌伪资产，马上建立了根据地和扩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其中，在九月底的时候，曾克林所部于辽宁的凤城接收了日本空军投降的一个完整的飞行团，这个飞行团的名字叫林航空队，队长是林弥一郎少佐。共产党领导决定马上利用这个飞行团的条件，并从延安派出自己培养的航空技术干部开始筹备办起了自己的航校。由于时间紧迫，很多从陆军部队选拔出来的学员没有正式的飞行装备就开始学习飞行了。

在这架教练机上的学员名叫陈斌。由于飞行员所用的装备匮乏，他头上戴的是日本关东军的狗皮棉帽，他眼睛上戴的风镜不是飞行员专用的那种军用的，而是一副普通老百姓用的风镜，甚至他身上穿的也是日本关东军的黄色棉军装而不是飞行员的飞行服，但明显的是，在他军装的胸部缝有一个白布标志——东北人民自卫军，这说明了他的身份。

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从后面的教练员座舱伸过来轻轻拍了拍陈斌的右肩膀，这个教练员全身着日本飞行员服装，胸前佩有日本第二航空团

第四飞行大队少佐大队长林弥一郎的标。他是个相貌堂堂的汉子，约摸三十多岁，脸膛刮得干干净净的，他认真地用手指点着陈斌手上的飞行图板，示意他注意观察地面的地标。

陈斌看见飞行图上如蛛网般错综复杂的线条集中向一个圆圈，那里用黑体字标出的显著字样——通化。

陈斌又向地面望去，飞机下面的山谷间有一条蜿蜒的河流，河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条沿河而建的铁路上正在行进着一列喷吐着浓烟的火车。

陈斌点点头表示明白，大声说道：“是！”接着，他那双戴着陆军用的棉手套的手紧握着操纵杆向下推去，飞机引擎吼叫着猛地向地面俯冲下去。

在后舱的林弥一郎大吃一惊，脸色突变吼道：“你的什么的干活！陈斌的，你的地图的注意，飞机的俯冲的不要。”

在一处宽阔的河边，成片的芦苇花在风中摇曳，哗哗作响的波浪轻轻拍打着河岸。

有两支用白鹅毛做成的浮漂在水中飘荡，顺着细细的鱼线，一长一短两根竹子做成的渔竿伸向河面。手持渔竿的一老一少是两个中国人。

老人头戴草帽，名叫刘升。他肤色黝黑，身体硬朗，大约六十岁的样子。他身旁和他一样黝黑皮肤的男孩是他的孙子刘学德，看年龄有十三四岁。他们正坐在岸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

远处有飞机的马达声传来，当祖孙俩仰起头透过树荫看时，一架橘黄色的飞机擦着河面飞过去又跃上了高空。

老人略微思索了一下，不慌不忙地收起渔竿，喉咙里嗯了一声，示意孙子也把鱼漂从水面上拉了回来。

“咱们走。”老人一边从水中拎起一个装着活蹦乱跳的鱼的鱼篓一边对孙子说，“钓鱼有几种方法：一种呢，是死守一点，想着早晚会有一条鱼游过来上你的钩，这个办法能行，也能钓着鱼。还有一种呢，是往

水里撒食，打个窝儿，把鱼给诱过来，这也能行。咱们老刘家的家传呢，喜欢用另一种方法，这就是挪挪窝，抓鱼多，要找到鱼喜欢呆的地方，那叫鱼窝。这么干呀辛苦，但是钓的鱼多，钓大鱼的机会也多，你记下了吗？俗话说得好，人挪活，树挪死。”

“爷爷，我知道，要不咱家怎么从山东闯关东到东北来呢？”聪明的孙子说。

“对喽，人哪，忙活了半天，就是为了能奔个好日子过呗。”

穿过了河岸边高大茂密的树林，祖孙二人拨开杂草和灌木来到了河汊的一个拐弯处。突然，前面不远的地方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枪声在河面上回荡着。

刘升拨开灌木丛的枝叶，他们看见河岸的浅滩上有一群挽起裤腿和白衬衣袖子的日本士兵，他们正在洗刷着几匹膘肥体壮皮毛光滑的军马。

一个手拿刷子给军马洗澡的日本士兵泪流满面地哭泣着，最后，他痛苦地哽咽着搂住了一匹军马的头，低声唱起了一支《军马歌》：

明天的市场，别了，不要哭泣，成了军马的日子。

祖孙俩看见那个日本士兵的一只手举起一支手枪对准了军马的头部，一声枪响后，那匹马四蹄扑腾着翻倒在了河水中。鲜红的血染红了清澈的河水，顺着流动的河水看下去，祖孙俩看见已经有许多马匹的尸体排成了队载浮载沉地飘向了水天一色的远方。

此情此景令刘升老人心中顿生恐惧，他拉住孙子的手蹑手蹑脚地掉头往回走，没跑多远，他们就被两把横在脸前的刺刀拦住了。

在他们面前站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两个穿着带帽兜军大衣的日本士兵，他们沉默不语目露凶光，手中步枪上闪亮的刺刀渐渐地逼近了惊慌的祖孙二人胸膛。就在这时，旁边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他伸出手把刺刀压了下来，然后面无表情地用下巴朝祖孙俩的来路指了指。

祖孙二人向日本军官和士兵深深地鞠躬后转身跑进了树林。

狙击步枪瞄准镜的十字架盯着两个人在树丛中时隐时现的身影，刚开始还能看见枝叶晃动，后来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山中又响起了各种鸟儿的鸣叫声。

一个火车头在粗重地喘着气前进着，车轮转动，铁路两旁的山林景色一掠而过。在火车上的什么地方放了一架留声机，传来了苏联歌曲《喀秋莎》欢快的歌声。

这个火车头后面的煤水车上，一支有着散热孔的苏制冲锋枪的枪管指向后面十几节平板车，持枪坐在车顶上的是一名神情严肃满脸胡须的苏联红军士兵。

火车后面的车厢顶部架着挺圆盘轻机枪，两名红军士兵有说有笑地聊着天。煤水车顶上还有一挺指向前方的重机枪，旁边有两名红军士兵正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着一瓶烈性白酒。

火车拉着的平板车上坐满了挨挤着的几百名日军俘虏，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憔悴疲惫。他们有的人背靠着背拥挤在一起昏睡，有的在闭目打坐。有一个人仰头从军用水壶中喝上一小口水，然后晃了晃水壶，听听还有多少水剩下来，还有几个从随身的小麻布口袋中数出几粒生玉米粒放进嘴里，像牲口一样费劲地咀嚼着。这些俘虏把所有能够御寒的东西都裹在头上和身上，那些军毯、被单和他们身穿的单衣在凛冽的秋风中抖动。

忽然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他们都在寻找那凌空而至的熟悉的日本飞机发动机的轰鸣。这毫无疑问是日本飞机的声音，仿佛是在梦境中，难道有什么奇迹发生了？

真的有一架飞机从阳光耀眼的方向突然现身了。

看见了机身和机翼上醒目的红色太阳徽记，颓丧的日军俘虏们立刻激动地站立起来，他们向着从头顶上飞过的飞机整齐地挥动双臂欢呼，很多人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号啕大哭，有几个竟晕厥了过去。

守车的红军士兵们举起冲锋枪和轻机枪一起对空射击，直至那架飞机的身影远去消失在蓝色的天际间。

火车仍在隆隆地前进，重又坐下的日军俘虏们在兴奋地窃窃私语，红军士兵们则持枪保持警惕。

车轮滚滚汽笛嘹亮，车轮下闪亮的铁轨伸向远方，这是一趟旅客列车行驶在从沈阳开往通化的铁路线上。

在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上，有一个年轻人在凭窗远眺，他叫伍殿礼，身份是国民党特派往通化市上任的党部主任。

穿过了广阔的辽沈平原地带，铁路两旁开始出现和缓起伏的山丘，越往东走山越高，这里离山城通化已经不远了。眼下正是秋天，山丘上还有一块块的农田和枯黄的尚未收割完的庄稼，铁路边不时地还有一个又一个冒着炊烟的由破旧土坯搭建的村庄闪过。

与眼前自然的宁静景象不协调的是那些沿着铁路线逃难的人群，他们十几人或者几十人一伙，伍殿礼知道这是从东北各地往通化集结准备遣返回国的日本人。

火车从这些人身旁飞驰而过，可以看清楚人群中有的穿着西服，有的穿着军装，还有的穿上了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戴上了中国老百姓的帽子，看外表他们几乎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些日本人老老少少拖家带口，有的人把全部家当装在牛马拉的大车上，没有大车的干脆用人拉手推的平板车甚至把自行车堆得满满当地推着走。如今，战败的厄运加上长途跋涉的劳苦，把这些日本人折磨得个个目光呆滞蓬头垢面，他们已经没有了昔日头等公民的神气，此刻只有拖着沉重的脚步垂着头走在乡村坎坷的土路上。

在他们身边闪过的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里都挤满了中国旅客，一阵阵欢声笑语从各个角落里传出来。日本宣布投降一个多月了，中国老百姓还沉浸在抗战胜利不再做亡国奴的巨大喜悦之中。

伍殿礼把车窗抬起一半，迎面扑来的自由的风吹拂着他的脸和头发，

他陷入了沉思。

一个月前，伍殿礼还是一个被关在沈阳第一监狱里的死刑犯。

伍殿礼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审判庭窗外的阳光也是这样明亮，他脚上拖着九斤重的脚镣，昂头站在审判庭上，听着敌人的宣判。

他耳边仍时时回响着那冰冷的声音：“伍殿礼，祖籍河北昌黎县。居住地，吉林通化市。曾参加辽宁抗日自卫军，任职人民自卫军第十六路军书记处长，第十六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曾任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因领导反满抗日，犯有叛国罪，证据确凿，现判处死刑，执行绞刑。”

然而就在八月十五日以后，伍殿礼身上沉重的铁镣被解除了。四天后，他迈步走出了监狱。沈阳的大街小巷里满是欢庆胜利的中国人，他看见昔日高傲的日本人居然反过来要对遇到的中国人鞠躬让路，他看见日本士兵被缴了械，垂头丧气地把武器整齐地摆放在军营里。苏联红军的巡逻队在街上巡逻，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插在苏联红军的坦克上轰隆隆地驶过街道，他亲眼看见一个红军士兵毫不在意地用一面日本的太阳旗擦拭着高筒皮靴上的泥土，周围排队的几百日本兵干瞪眼看着却敢怒不敢言。

伍殿礼很快就找到了原来领导他的上级罗大愚，那个罗大愚如今已经官运亨通被委任为辽宁省党部的专员了。有了熟人自然好办事，罗大愚给他开了一张委任状和四千元的活动经费，并对他说：“现在委任你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即日起赴任整理通化县的党务工作。记住，党部要公开活动，要取得苏军谅解。现在通化有一个党部是由臭名昭著的汉奸组成的，是反动的，要坚决打击不与之合作。还有，不要招惹共产党，现在是国共谈判时期，以后自有分晓。再有，对当地的日伪汉奸也不要刺激，等待日后处理。”

在同一列火车上，旅客车厢的后面几节车厢里，是八路军战士。他

们来自山东军区渤海军分区十六团，对外称一个营实为一个加强连奉命去通化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如今他们全身上下换上了从日军仓库里接收的崭新的军装和翻毛皮鞋，还有清一色的三八枪和厚牛皮做的子弹袋。明眼人看得出那是日本关东军的衣服，不同的是这些黄色的军装上已经没有了日军的任何军种和军衔的标记。这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的山东汉子，一个个身材魁梧，脸庞被晒得黑黝黝的，从他们的目光中透出的坚定勇敢的神情看得出这是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在一个角落，一群战士围在一起听一个战士用口琴吹奏着那首忧伤的思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车轮有节奏的震动声伴随着悠扬的琴声，很多人心潮起伏，默默流下了热泪。

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正在进行着一个军事会议。一根红蓝两色铅笔指点着军用地图上通化这两个字，又流畅地画了一个大圈。身着八路军灰色军装的刘西元司令员对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说：“这个地方叫通化。党中央指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的是要集中我党我军在全国的主要力量尽快地在东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以便迎接新的战斗。”

刘西元略微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孙子兵法》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同志哥，目前的形势是什么呢？是国民党十几万美式装备的军队也正在乘飞机坐军舰向东北扑过来，那是铁嘴钢牙，还有一个好大的胃口，蒋介石是想要一口吞掉我们哪！我们呢？说实在的，是差不多赤手空拳的十几万人马。但是，我们是什么人呢？是干革命的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专门能解决困难的人，我们是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不是赶来吃高粱米饭的。同志们，从红军时代开始，我们的敌人和我们打了十几年的仗，却从来不明白我们是一支特殊材料造成的革命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一支铁军啊，是不可战胜的！还有一条呢，就是东北这块宝地我们先到了一步。我们要去的通化地区是个山区，日本关东军为对抗苏联红军的装甲部队，早就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在此地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囤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号称这里是最后抵抗的战略

要地。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在通化站稳脚跟，建立政权，接收日伪军的武器，恢复工业生产，扩大训练军队，创办各种学校，把通化建设成我党我军的大后方。做到了这些，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迅速地发展壮大，过几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就像鱼一样游进了大海，就像一块石头，硬是要打破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大水缸，解放全中国。”

车厢里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

刘西元接着转身向大家介绍坐在旁边的一个年轻军人说：“这位是上级从延安的炮校给我们派来的干部，也是即将就任的通化专员公署公安处处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森森同志。通化是森森同志的家乡，来，我们就请他尽地主之谊给大家介绍介绍那里的情况。”

“是。”刘森森站了起来。他动作干练利索，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望着他准备纸笔做记录。他们大都穿着灰色的八路军军装，其中有几个身披日本黄呢子军大衣。

“这是通化县城，这是浑江。”刘森森用手中的黑杆钢笔指点着地图说，“浑江从龙岗和老岭下来在这里拐了个弯穿城而过流向鸭绿江。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经过十四年苦心经营，把通化变成了伪满洲东边道地区的中心。通化市现有人口约十四万，有许多矿山、医院、银行、商社，有商店，还有几处飞机场，火车线也四通八达，通往辑（集）安——我的老家在这里，临江，连接吉林、沈阳、长春，也是通往长白山和朝鲜的战略要地。据我们情报所知，‘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苏军派了一个连进驻了通化，收缴了驻守当地的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和其他部队的武器。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在同时开进了通化，并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贴出了告示，宣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前不久，我党已经派遣部分同志和一支小部队到达了通化，更加强了我们在那里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和地下组织也和当地的汉奸勾结在一起组成了国民党党部，他们自称是正统政府，到处收编敌伪和土匪武装，抢占地盘，发号施令，采用各种方式和我们争夺政权。